

CHOU
JIAO

YA CAI GUO GU XIANG LU

丑脚丫踩过故乡路

安 黎



《故乡丛书》

GU XIANG CONG SHU

陕西人民出版社

《故乡丛书》

丑脚丫踩过故乡路

安黎

丑脚丫踩过故乡路

安 黎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4.5印张 2插页 80千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640

ISBN 7—5419—2617—5/I·112 定 价: 2.35 元

序

王世雄

我曾从安黎发表过的和未变铅字的毛稿中为他编过第一部小说集《世态种种》，并在序文中就其人其文作过一番粗线的评论介绍。这次主编《故乡》儿童丛书，并没有想到他的作品可列入以少年为对象的丛书中来。三月前路过耀县小憩，安黎拿出他的新作自传体小说《丑脚丫踩过故乡路》。我边喝茶边翻阅，只翻了三四页，我就被吸引住了。当即我打发小车返回，留住耀县两日，认真阅读了这个直面人生，散发着浓郁黄土高原泥土醇香的中篇和几个关于文学院生活的系列中篇。我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让他修改抄清，收编入故乡丛书。这是个意外的收获。我庆幸为青少年发现了这一本好书。

安黎是黄土地的儿子。他在黄土地上挥汗播种，也在黄土地上渴望收获。黄土地喂养了他的童年和少年。《丑脚丫踩过故乡路》就是他童年和少年生存状态的真实映现。这篇撼人心魄、催人泪下的力作，把我们重新拽回那已流失的岁月中去。作者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以朴实无华的笔调，娓娓叙说着一个又一个实实在在的故事。这其中，有欢乐，也有忧愁；有对生命的真诚渴望和苦苦追求，也有追求生命所经历的艰辛和付出的代价。作品在昭示着当今的年轻人，怎样珍惜历史赋予自己的时代，怎样在属于自己的时代里脚踏实地地

走出自己的路来。作者反复强调,他的经历是一种“个人现象”,并不代表他们那一代人。但我们认为,他的经历不是他们同代人的缩影,但却是一个侧面。

《文学恋》写的也是作者“亲眼目睹的真实的故事”。一伙不同阶层,不同出身,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妇女却很相同地把自己的命运与文学搅缠在一起,被文学所奴役和异化,从而构成人生的悲剧。它要忠告那些如蜂如蚁的“后来者”:人生的路有千条万条,对自己脚下的抉择一定要清醒客观,绝不能盲目钻进某一条胡同而不知返身。这篇小说故事性强,人物呼之欲出,语言富于哲理,读后令人慨叹和深思。

安黎是位年轻人,二十七八岁。初接触他,觉得他性情有点孤僻、沉郁、拘谨,不苟言笑。但时间久了,就会使人感到他“面目全非”。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承受力,不露声色地孜孜追求着文学,修炼着自己的“硬功夫”。他属于思考型的人。某些评论把安黎喻为近年来文坛蹦出的“怪胎”。这种称谓含有褒贬双重内涵。褒者,认为他出笔不凡,新颖独特,一步入文坛,就带有鲜明的个性和风格。贬者,则认为他的作品钻了牛角,超乎常理。褒也好,贬也好,没有人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安黎是一位起点很高的青年作家。

安黎还很年轻,他作品的偏颇之处也很多。比如,他因重视艺术个性而常常使作品趋向极端化,因把笔触过多驻放在人们生存的艰辛上而使作品具有太多的悲剧色彩。这对于一位正在成长的青年作家来说,不能不引以为戒。

对安黎,我是寄托着厚望的。

1990. 12. 10

目 录

序	(1)
丑脚丫踩过故乡路	(1)
文学恋	(81)

丑脚丫踩过故乡路

记 者：你认为一个作家的早期训练是什么？

海明威：不愉快的童年。

——题记

一、山村，游荡着许多陈旧的故事

我们村的村名叫麻子村。许多人一听这个名字，脑子里就会浮现出一张张布满星星的脸。“名不副实”，一位神经有点毛病的朋友用指头戳着我的鼻尖很生硬地说：“你绝不是麻子村人。麻子村人脸上不长麻子，还算什么麻子村人呢？你一定不是正宗货，是伪劣商品。”

我笑了。麻子村村名的真正来历我不清楚。至于我们安氏家族的老祖宗的脸上是不是星光闪烁，无从考究。不过，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村前的沟沟岔岔，曾生长着茂密的麻子林，蓬蓬勃勃，葱葱郁郁。麻子是一种多功能的植物。麻子的颗粒，黑黑的，圆圆的，小小的，很像虱子；它是一种油料。麻子的枝杆上，可以剥扯下绺绺麻丝来，人们把它搓捻成绳子，用来纳鞋底。旧社会，旱塬上的人不种棉花，穿的全是麻布。麻布就是麻丝织成的，很结实。我小时候，见父亲逢盛夏就穿件麻布汗褂。父亲说，那是曾祖父穿过的。

我们的村子座落在渭北旱塬上。这是个零散的小村落。数十户人家缠绕在一条丫枝型的沟岸上，钻窑而住。几乎家家大门口都临着深沟。因此，我的同龄人中，十有八九都滚过沟，有些还滚过多次，滚的花样也很繁

多，有的还相当幽默和潇洒呢。有人像射出的弹丸，一下子就落入谷底；有人像三级跳远，在土坎上磕那么几下，才栽了下去；有人干脆就架在树叉上，荡起了秋千。母亲们总是惊辣辣地大喊大叫。她们颤抖着膝盖跑下沟去，把孩子捡起来贴胸抱上沟岸。于是，她们总要举行叫魂仪式的。一般说来，叫魂是在午饭时进行的。母亲端一碗刚熟的热饭，和摔伤的孩子一起下到沟里，寻到那个落身的地方。从这里迈步开始往家里走。母亲在前面领路，儿子尾随其后。母亲用筷子搅动着碗里的饭，扯长嗓子高叫：“牛娃哟，回来！”，孩子便应答：“回来啦！”“牛娃哟，回来！”“回来啦！”。叫一声应一声，声声不断，直至走进家门的门槛。然后，孩子吞掉母亲手里的那碗饭，就算把惊飞的魂招回来了。孩子若幼嫩或摔成重伤，不能亲自下沟跟随母亲，就让姐姐或者哥哥代劳，但饭是要纵沟者亲口吃的。我滚过三次沟，也就丢过三次魂，每次事后，母亲总要认真地给我叫魂的。有一回，我的腿跌骨折了，不能走路，父亲就背着我，跟在母亲的身后，让我应答。叫了魂还疼得摧命，母亲就说我被鬼捏住了。她端来一碗凉水，取来三根筷子，让我平展展地躺在炕上。她把筷子的两端在水中蘸湿，口里念着咒语，在我的身上淋来淋去。淋了几圈之后，母亲说，捏我的鬼是沟西的三婆。三婆就是从我摔伤的地方摔死的。母亲把那三根筷子撮成一束，栽在水碗中，并大声命令三婆立直。三根筷子果然直直地立着，母亲一个狠狠的劈柴动作，把筷子打落在地；母亲说：“看你还敢不敢再缠娃了？！”然后，母亲让我把中指在水中蘸湿，在额上画了十字；又往碗里吹三下。末了，她就将那碗水端出门去，泼往沟里。

这条沟叫裤裆沟。沟备的来由金因为一根黄土土柱。那土柱从沟崖上翘出来，像个大拇指。土柱的顶上，乱蓬蓬的是一丛荒草，像烫卷的头发一样。村里人说，那是这个村的“人根”。我小时候不知“人根”是什么意思，只知草木有根，人还有什么根？问父母，父母都说我长大后就知道了。我见许多小脚女人在清明节那天，剪长长串串的纸长钱，往那土柱上垂挂。一些产妇也要裹严头出来，往土柱上挤几滴乳儿的清奶。没有男孩的母亲，端个筛子，从土柱上掰下一疙瘩黄土，用手捏碎，放进筛子摇筛。筛下的土粉用黄纸包了，埋进自家先祖的坟中，叫“借阳”。那年，天脾气坏透了，雨下了五十多天。许多窑顶都湿了，围墙全成瘫倒的泥土。饲养室闷闷地打了个喷嚏，就把六头牲口活活埋住。还闹地震，人心慌慌，似惊弓之鸟。大家都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便挖空心思考虑这灾祸到底因何而起。于是，有人就发现土柱上有几个鸡蛋大的麻雀洞。水从洞中注入，渗得一根扁担似的土坎与土柱分离，倒进沟中。大家便说，麻子村人快绝种了；若再还打呼噜，人们想象的后果必来无疑。即女人都不生育男孩了，男人全蜕化成女人；连家畜也要仿效起人。众人都踢队长家的门槛，都说队长跟个活死人一样。队长翻着白眼说，我又没有日天的本事，我能管住天不让天尿尿？大家说，你该给那些日天的人记工。队长说，记工就记工，工是个蛋。

一帮人就用绳把拴牛捆起来，缓缓地把拴牛落下身去。拴牛是个野猴。他跪在土柱顶上，手伸进麻雀洞，一把捏出三个小麻雀来。他把麻雀用草根系住，放进兜里。然后，他把拴在脚腕上的旱烟布袋解下来，从

中倒出一掬发烧的石灰，灌进窟窿。末了，他又把湿土填进去，用棒槌砸了又砸。以同样的方式弄完其它几个洞之后，他被人像捞一桶水一样捞上来。天仍不晴，依然涕泪涟涟。二爷便说，需要给土柱撑伞，不然土柱就要倒了。人们便以同样的方式把二爷放下去。二爷立在土柱上，撑着自己的那把破烂不堪的油纸伞。二爷还把自己的黑草帽，捂在土柱斜出的槲棍上。

土柱以后倒了。那是在挖地道的时候，工作组老严下令炸掉它。谁也不愿也不敢动手。老严就揪住憋五的领子，说憋五你炸了它我照顾你一身棉衣。憋五冷得瑟瑟，一听到棉衣，乌青的嘴唇就露出笑。他在夜深人静时在土柱下埋了雷管。土柱分崩离析，他也被炸得半死，卧在沟里起不来。人们站在沟岸上用指头戳他，却无人去营救。二爷掬个铁锨，直朝沟底走去。“都去掬锨，活埋憋五！”二爷嘶哑着嗓子大叫。”你敢，你牛鬼蛇神又想挂牌子了？”老严歪着脖子说。二爷瘫坐在沟路上，像个塑料水袋。

我们村的人全住窑洞。窑顶的平场叫窑背。窑背被碌碡碾得光光的，用做碾场。窑额上总横一道乱糟糟的枣刺，像眉毛一样。枣刺的作用可多哩。它抑制窑顶的土酥软剥跨，更有诗意的是，到了秋天，长杆一挥，满院就滚动红珠珠的酸枣。酸枣从来不卖，也不做药引，全是吃。牙根酸得打颤，口角淌着酸水，还要吃。吃酸枣就是为酸哩，犹如羊吃枣刺为扎哩一样。我们村的中心是村腰的那座土丘，因呈鼻梁状，大家便叫它“鼻疙瘩”。其实，在我看来，这座土丘更像一个头颅，把它叫“脑盖”再合适不过了。它是人们咭嘴的地方。开饭时节，许多男人跑许多路，端着老碗，跣跣在鼻疙瘩上边

吃边吹得口里火星乱溅。我父亲从来在吃饭时节不去鼻疙瘩的，他觉得自己碗里羞涩，不敢当众亮宝。而与我父亲站在统一战线的宽林老汉，却一晌不断地捧着个碗，早早地坐在鼻疙瘩上，倾听一家一户揭锅板的聲音。人们端来饭，习惯性地往他碗里挑两条，然后才吃。吃完，就把空碗给了他，让他舔。

鼻疙瘩下只有一只鼻窟窿。是个很阔很大的窑洞。很早时是财主的油坊，以后变成了吃食堂时集体磨坊，以后又成了扫盲识字教室，再以后就成了队部。我记得母亲也曾到窑洞里念书。她乳头上吊着豆腐一样嫩软的妹妹，手牵着我和弟弟，而姐姐高高擎着一盏冒黑烟的煤油灯。姐姐有一回碰到一只树墩上，脚腕又青又肿。人们都哈哈笑，说捧着灯的人还跌跤，真是长着眼睛出气用的。村里妇女都跟我母亲差不多，都牵儿挂女的，都捧盏煤油灯。教师是位知青大姐。她被黑烟呛得直流泪，并时不时用手捂着嘴巴。她不知说那一国的洋语，呜哩呜啦，像野鸡呱呱。大家听不懂，也就三五成群地挤成一堆，叽叽喳喳地聊天；或者，拽着长长的绳子纳鞋底。只有黑老婆直直地坐在第一排正中，眼睁得大大的，一眨不眨地盯着知青大姐。她不时点头微笑，她一副听懂了的样子。

一月后，识字班结业。考试的题目是各人写出自己的名字。大多数人还是白瞪眼。黑老婆让自己的孙子替自己写了，得了最高分。队长当众宣布，这次扫盲识字的成就是辉煌的。并说，这次的先进是黑老婆和杨梅花。黑老婆都快七十的人了，是这个班年龄最长的；杨梅花是带病学习的，杨梅花经常头疼，但从请假。队上决定，奖给她们每人五十分工。

大家都笑。原来杨梅花是队长的老婆。大家说，杨梅花那双笨手能捏个鳖，还能写字？写写让大家看？队长说，你能头疼也给你评先进。许多人便纷纷抱着自己的头呻吟，说头像丝绸扯裂。队长说，别装蒜了，现在头疼也不顶屁用。

数日后，县上扫盲检查团来村上验收。杨梅花跑回娘家了；黑老婆躲进我家半沟的柴禾小窑里。她吓得面灰如土，身子筛糠似地摇颤。她说她参加学习不过是为了凑热闹。她一人呆在家里心慌痒，便去了。她之所以坐得端端正正地听讲，是因为她在目不转睛地瞅着知青教师的下巴。那下巴又红润又圆满，跟个寿桃馒头一样。黑老婆说队长让她当先进是瞎了眼，是肚子里流脓水。

我父亲把一捆玉米秸挡在窑口，但还没有藏住黑老婆。队长打听到了黑老婆的诡计，便带了几个年轻人，把黑老婆从柴禾堆里刨了出来。黑老婆被押到队部，洗了脸，头上还别了一朵塑料黄花。检查团的人叫她谈学习的体会，她舌头像木片一样搅不动。检查团的人就说她谦虚，说她人老心红干劲大。检查团的人叫她写名字，她说刚还记得清清楚楚，那名字的笔画像几棵秃树一样，可现在忘了；都怪队长，队长把自己媳妇藏下酿醋呀，却把我当个皮影人儿挑在棍上。检查团的人问她现在生活怎么样，她说：“不愁吃，不愁穿，单单愁的没钱使唤。”

我们村最阳火的时期，可以说是在一九七三年左右。我们村被树为县上的大寨队。各项事都成了榜样。现场会隔几天就开一次。参观团络绎不绝。村子里经常有汽车来往，车上坐着大官。我们学校基本上停课。

课桌拼在一起，上面盖层花被单，放上茶杯茶碗。我们不但负责招待来往的客人，还排着队，唱着歌，喊着口号，到村口迎接。

某天，一个重磅炸弹型的消息在我们村爆炸了，也在我们的心上爆炸了：毛主席亲手种植的向日葵籽将分两颗给我们种植！

队长刚一宣布，大家高兴得手舞足蹈。我们全家人也高兴。父母半夜了还唠唠叨叨，说做梦也做不到能见毛主席的向日葵了。母亲已躺下身，但又坐起，跳下炕去，在柜匣里翻寻纪念章。父亲说，毛主席的向日葵籽一定跟纯金的金牙一样。他说谁吃了它，谁肯定要成真龙天子的。

村上也十分忙碌。粉刷墙壁，粉刷树木，粉刷标语。砍倒队上的几棵白杨树，刮净皮，在队长的窑背上搭了个戏台子。戏台上全点缀着朵朵柏叶。

春天的早晨刮着微微的寒风。我们早早吃过饭，聚集到鼻疙瘩上。排着队，扛着红旗，打着标语牌，缓缓地朝官路走去。父母们也排着队，跟随在我们后面。

民兵和高年级的学生早去县城迎接了。他们在鸡叫时就集合动身的。姐姐也去了。姐姐的那件花袄，被母亲捶浆得又净又硬，像晒干的牛皮一样。

官路是条公社通往县城的煤渣铺就的汽车大道。距村子七华里。官路上有个土岭，我们的队伍就滞留在土岭上守候。

中午的太阳暖洋洋的，晒得人身上和心上都像毛毛虫蠕动。这时，许多人感到饿了，肚里空荡荡的，“日头偏了西，社员肚里饥，队长不开口，社员不敢走。”黑老婆这么一喊，仿佛唤醒大家身内某根饥饿神经似的，

大家即刻感到饿得耐不住了。队伍散乱开去，各人寻起了自己吃的东西。有人掐下蒲公英的嫩杆吃；有人捋下油菜叶，连毛带草嚼进嘴里。“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人们边吃边自我安慰，个个嘴角卷着绿泡沫。黑老婆偏着头，发现队长双手掬着一块白馍，在偷偷地往嘴里送。“这挨木梭的！”黑老婆跺跺脚说。黑老婆走近队长，双手拢袖，眼光巴巴。“你是个木瓜脸！”她对队长说。队长昂起头，两腮一扩一缩。黑老婆手一挥，像啄木鸟似的把队长手里的馍蛋抢走了。队长还未反应过来，她已把馍抛进嘴里，未咀嚼，就往下咽。那馍卡在喉眼，欲上不能，欲下艰难，憋得她的脖子都红了。媳妇双手捶打她的背，她才把馍呕在地上。顾不得喘息，她又手慌脚乱地捡起沾满泥上的馍，填到嘴里。大家嘻嘻地笑。说道：“黑老婆脸厚肚子大，一窑装了八个娃。”

等了很久，才接来了从县城载誉而归的队伍。先是两个人扛一张毛主席刺绣布像；接着，两行毛主席语录牌。再下来，是红旗队。红旗队像一片茂密的枫叶林。两辆摩托上，挺坐着全副武装的警察。再后面，就是装盛毛主席向日葵籽的大箱子了。箱子外面全蒙着红色锦缎，四个壮劳力用红纸缠绕的木杠子抬着，犹如抬着花媳妇的新轿。箱子很大，里面能卧一头耕牛。大家的眼睛睁得跟酒盅一样大，目光紧紧咬着大箱子，心在咚咚地跳动。

“那老绝死鬼还那么花呀？”黑老婆的喊声使大家的目光抛了锚，全盯在了箱子后面的那个人身上。那人粗糙的黑脸上，涂着红红的胭脂，简直鬼不鬼人不人的。他的眉毛上，抹一道锅墨，毛绒绒的。“老杆！”有人

惊叫一声，大家也相继认出来了，确实是老杆，是那个老光杆！老杆终生未娶。现已快六十岁了，还是光棍。他忆苦思甜时风流了一阵，也出了名，于是，就当上了队上的贫协主任。老杆今日穿了件蓝制服，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的。

“老杆，你今日个娶亲么？”黑老婆追着老杆问。

老杆全身挺得像根棍子，他理也未理黑老婆。黑老婆故意用话挠他的胳肢窝，挠急了，他才扭过头来，定平脸，摔下来一句话：“洋洋不得意地笑啥哩？小心挨洋梭！”

老杆身后是那群涂脂抹粉，载歌载舞的学生。学生们全都洋洋不得意。傍依学生的是辆吉普车。

人们敲锣打鼓地围簇在戏台前开会。会上宣读了县革委会委托书。委托任命安前德（即老杆）同志负责种植毛主席的向日葵籽。“这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手种植的啊！”矮矮胖胖的革委会副主任把手臂一挥，会场就沸腾起来：“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寿无疆！”口号声震天动地。许多人泪光闪闪。尔后，老杆拍着胸膛，哽哽咽咽地说：“我一定不忘毛主席的恩情。我要把毛主席的向日葵籽管得跟脸盆一样大。”

散会后，人们聚在舞台前，纷纷叫嚷要亲眼见见毛主席的向日葵籽。队长说，又不是新媳妇，想看就能看么？大家说，你们队干部不知偷偷地看了多少遍，就不许老百姓瞥一眼么？你们也够毫不利人专门利己了。我们就要看。就要看。

队长请示了戏台上坐的那排人，脸上泛着泡沫似的笑。他慨然宣布，大家可以看了。但要排好队，一个跟随一个；每人只准看一遍；只准看不准摸；谁手贱就

剥谁的手。

一条长龙挤挤搦搦排成。箱子放在戏台旁边的桌子上，箱盖打开。桌前放个草垫子，枕头大小；桌后木桩似地站着两位警察。人们身贴身地往前挪脚，挨个挨个地踏上草垫往里瞧。我登上草垫，全身通了电似的激动颤栗。箱内全蒙着绸缎。两颗向日葵籽就躺在箱底，显得十分瘦小。我觉得它与我家院子里剥下的葵籽无什么区别。我的幻觉里，毛主席的向日葵籽足有拳头那么大，而且金光灿灿。谁知，它最多超不过玉米粒儿。这使我失望。使我的激动烟消云散了。

散会后，我见拴牛妈在流泪。许多人陪着她流。她们说：现在死也不冤枉了，总算这一辈子没有白活。我的伙伴臭蛋问我看了几遍，我说一遍呀。臭蛋就吸着鼻涕笑，说他看了三遍呢，而且发现毛主席的向日葵籽上方旋罩着一朵七彩云光。他还说，那向日葵籽闻起来香喷喷的，跟油炒葱花散出的味差不多；他足足地吸了几下，至今鼻孔也香呢。他耸耸鼻翼，让我闻他的鼻子。我把鼻尖顶住他的鼻孔，他的鼻涕就淹了我的鼻子。我虽未闻出什么，但对他的话深信不疑。我骂了自己十句“笨蛋”。

队上挑了一块最平整最肥沃的土地，筑一圈土墙，安上铁栅门，门上挂个茄子大的锁子。四亩大的土地，全是用铁锹铲的。深度二尺余。土砸得粉末粉末的。一座看守棚里，砌了泥炕和泥炉，老杆卷来铺盖，昼夜守护。民兵们分成四个巡逻分队，轮流值班。

下种那天异常热闹。敲锣打鼓，欢声雷动。人们把老杆抬起，让他骑到一头牛上。这时，数不清的沾着锅黑的手往老杆脸上涂抹。老杆的脸像锅底那么黑了，只

有牙齿是黄的，翘出嘴。“跟脚指甲一样”，黑老婆说。黑老婆戏称自己要跟老杆结婚了。老杆说黑老婆老得跟枯柴一样了。老杆还抓了一把“白糖”让黑老婆吃，黑老婆搭长舌头一舔，就呸呸地唾起来，说这白糖日鬼了，竟这么辣？老杆笑弯了腰，说那是尿素。

下种的水是老杆专程从沟底里挑回的清冽冽的泉水。沟很深，路很险。但老杆说，他一想到毛主席的葵花籽，身子的各个骨节就像润了油似的。他说，涝池的水太脏，浇平民百姓的庄稼可以，但绝不能浇毛主席的。毛主席的向日葵籽喝那不干不净的水是会生病的。那水里漂着牛粪，还有从尿布和脏衣服上洗下的污垢，臭气熏天。尤其是，某个夜晚，他老杆给生产队喂牛，竟向涝池里射了一泡尿呢！

几天后，葵花发芽了，老杆像管护婴儿似地小心翼翼。他一天下沟挑一回水。天下雨，他就给苗儿撑着伞，自己淋在雨中。太阳晒，他也给苗儿撑开伞，让太阳烤着自己。吹风时，他就脱下自己的夹袄，裹住苗儿。但他还是没有挽住苗儿的生命。其中，一棵苗儿因尿素上得过量而死，老杆跪在地上，嚎啕大哭。公安上来了人。拍了照，还给老杆戴上铐子。老杆蹲了七八天狱，回来时，那个白电棍厉害得很，人一挨，脑子就嗡地一下断了弦，会栽倒在地。

民兵连长接了老杆的班。民兵连长把那个向日葵喂养得有小孩饭钵那么大。

二、家庭，第一个人生的摇篮

一九六二年农历三月十五日，我坠落在村南一孔窑洞。三月十五日，在当地人的眼中颇不寻常。这是香